

## 百姓故事

## 助人解困遇尴尬

○陈慈林

助人解困,本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,但近年来的现状却令人遗憾。究其原因,也与得不到对方信任有关。日前,我就在助人解困时遭遇了尴尬。

那天一早骑自行车去单位,路上看到右侧非机动车道上有个十来岁的小男孩,蜷缩的左脚用纱布包着,倚在隔离栅栏上;一名40岁上下的中年农妇背着双肩包,提着两只装满食品的马夹袋,对小男孩说话着。

骑过二三十米,偶然回头一看,男孩还单腿站着,农妇还在絮叨着,看来是遇到了麻烦。我动了恻隐之心,掉转车头骑回去。

“孩子怎么了?你们去哪里?”

“孩子顽皮,脚骨折了,现在要坐公交车回家。”

“单腿蹦跶太累了,我来带他一程吧。”把孩子抱到自行车后座,推到前面百米处的公交车站。

“到了,我抱你下来吧。”

“不,不,不是这个公交车站,在前面立交桥边。”农妇焦急地说。

“你肯定吗?你在那里坐过车吗?”

“是的,我曾经在那里坐过车。”

我只能快步推着车走,边走边与农妇聊天。

“我们坐火车刚从江西老家来,要坐300路去萧山。”

“哦哟,坐300路你搞反方向了。我每天路过那里,知

道300路起点站。”

“我上次就是在南面立交桥坐的300路,没错的。”

看她斩钉截铁的态度,那就继续往南走吧。

南行近1公里,终于到了立交桥。桥边车水马龙、人流熙熙攘攘,根本没有300路公交站。

农妇这下傻眼了。我问她准备怎么办?她愁了分把钟,讪讪地说:“你先把孩子放下吧。”

我如果把孩子放下,掉头去单位,没人能责怪我,因为我几次提醒过农妇,是她不相信我。我回头看一下小男孩,心想他要用多少力气和时间,才能单腿蹦跶到原本要去的车站?

我对农妇说:“你不相信我,自己去问一下旁边的银行保安或环卫工师傅吧。”

旁边听到我们说话的那位环卫工大伯是急性子:“这位大爷说的对,300路只能在另一个立交桥下坐。”银行保安也证实环卫工大伯说的话。这下农妇终于相信是自己搞错了,不好意思地看着我。

我叹了口气:“走吧,我送你们去。最好快一点,等会我还得开会呢。”

我推着自行车往北疾走,农妇提着塑料袋,小跑着跟在后面。正值上班时分,一路挥汗疾行,路过单位门口,熟人纷纷含笑打招呼,场面有点暧昧。

我无暇顾及,在众人诧异的目光中只顾闷头赶路。

终于到了1500多米外的车站,300路正在上客。我把小男孩抱到车门口放下,骑上自行车掉头就走,跟在后面三四米的农妇追着喊:“谢谢大爷啊……”我连头也懒得回,逃一样地离开。

本来很简单的事,因为农妇太自信,排斥我的一再提醒,结果多跑了二三公里冤枉路,浪费了半个多小时,还令许多人一头雾水。

在食堂吃午饭,一头雾水的同事们纷纷打趣:“上午那是你什么人啊?从没见过你推着自行车跑得那么快。那小男孩,还有那跟着跑的妇女,是你什么亲戚啊?”

我尴尬地摇头不说话,索性给同事们充分想象的空间。

## 书人茶话

## 有一种文体叫文学

○孙昌建

“佛陀涅槃前,身边常有幽兰、彼岸、曼陀三位仙子追随。佛陀仿佛开示三人,其中以幽兰仙子悟性最高,深得佛陀赞许……”

一部长篇以这样的开头且被冠之于“一个隐喻的故事”,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。我也知道用一到两千字来评一部长篇小说,这是不太容易的。这部由古兰月著、浙江文艺出版社今年7月出版的《在遗忘的时光遇见你》,从书名上说,挺像散文游记的题目,当然也很像网络小说惯用的书名。这样的长篇最好是在动车或飞机上看,从坐下到起身,大致能看完,只可惜最近很少出差,看得反而慢了,正如飞机的晚点。

遇见古兰月(胡毅萍)是在金华的一次采风活动中。随后便发现她原来写小说,还弄绘本,最近好像还办过画展,那是略有意外的。所以当她邀我写个书评时,我也不好意思再推辞了,因为我想邱华栋也给他写序,那么我写个短评也是可以的,因为我们曾经都是报人,我到现在还混迹其中。报人知道读者要看什么,也知道什么样的话说了大概不会被删。

我说这些其实就是今天文人交往的某一种生态,在这种交往里,好像不再谈我喜欢什么,我在写些什么,或者我是努力地不喜欢什么。今天的文人,如果还能叫文人的话,都是努力地小心翼翼地避免着什么。这样也好,至少能保护到自己,只要不在人家悲伤的时候点赞就行了。今天的文人圈,野生的圈养的和半驯化的有时也都在一个圈里,之前的出名之路一般是先上县里的小刊物,然后再是《西湖》和《江南》这种,最后冲冲《收获》和《人民文学》,冲上了,大概在各种场合就被说成是“著名作家”或“大师”了。

回到古兰月的长篇《在遗忘的时光遇见你》。我开始一拿到书时是想一目十行看完的,后来发现没用,因为所谓爱恨情仇完全要靠故事和细节来支撑的。我之前对作者做过什么职业一无所知,只是说作者写到了广告设计圈,而广告设计圈几乎跟媒体圈有着天然的联系。小说看着看着,一开始我

觉得不就是灰姑娘成长的模式吗,灰姑娘遇到了爱情,而那个王子又是个情种却已伤痕累累。这个女主人公一个叫林曼华,一个叫夏若初,而男主人公叫韩江雪,是不是有独钓寒江雪之意?于是就有了不撞南墙不回头,撞了南墙头不回。整部小说的气息,或者说那种编故事的方法,还是很像当下流行的电视剧的,也就是男一女一,男二女二,或男一女二,或女一男二。这个一和二,既是角色,又是数量,诸如此类,乃至各类配角那都是有套路的。从写作的角度说,有套路就好办了;但从小说的角度说,太有套路又麻烦了,因为似曾相识就是小说的大敌,也是文学的大敌,如果我们还承认有一种文体叫文学的话。

有的时候是我们看剧看多了,脑子里就难免会串线和短路,好像认准谁都是靳东,谁都是刘涛或马伊琍——我这是在说流行的电视剧。但是这样的小说又是好看的,因为她的角色还是有代入感的。古兰月给人的惊喜或诧异,是在这部电影的最后,这就完全不是电视剧的处理方法了。因为她将男一韩江雪给处理成跳楼自杀,这在电影中尚且可以,但在电视剧中是不行的;除非最后是想拍续集,说男一号其实没死,于是在老故事结束的时候又产生了新故事。

这样的新故事也是我们今天的文学消费方式之一:一种流行的阅读,不失轻松,但又有点喻意。应该承认,我们的审美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蜕变,好坏暂且不论。以前我们以女子穿旗袍为美,现在一条破牛仔露几个大洞,你能说不美吗?这跟有没有看过黑格尔或朱光潜、宗白华的美学著作是没有关系的,你跟她谈契诃夫,她跟你讲安妮宝贝或郭敬明,这还不完全是南辕北辙,但是文学的品格和情趣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当然,也有一些不变的东西,从史记到唐宋八大家,再到明清小品,有没有不变的?如果有,那么古兰月尽可以更大胆一些,因为既然是在写小说,既然是在虚构,那可不可以更向纵深挖掘呢?除非是想做成影视剧,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。



冰块里的气泡

王国海 摄

## 笔随心动

## 筑台州轨道交通赋

○郑志鹏

和合圣地,文明台州。海上名山,万古千秋。东濒海疆,西踞苍[1]。南屏雁荡,北通甬杭。史诗辉煌,曾衍瓯越之先祖[2];流长源远,可溯前汉之国王[3]。政通人和,物阜民丰兮皆甲美于他邑[4];人杰地灵,群贤荟萃兮是鸾凤而翔集。於(wu)戏(hu)台州,美轮美奂[5]。

丙申兆祥,紫气来爽。城轨公司,自此肇创。市域铁路,提名上榜。是年玖月,喜鹊和唱。上宪允命,工可立项。铺宏伟之蓝图兮惠政于民,彰精益之规划兮恩泽乡亲。北起城中,南抵温岭,顺甬台之高铁分乘;串联城衢,沟通象阙,固章安之繁华兮太平[6]。於戏城轨,造福黎民。

丁酉泰来,瑶池西望[7]。中车中标,皓月生光。政企合作,

相得益彰。正心正道,乃得百炼之掌;善为善成,诚赖千锤之匠[8]。

洪家大桥,横亘河江。石大将军,手持神棍[9]。投石断流,协理沉桩。金山隧道,千丈余长。皇帝轩辕,遣将助襄。

金山之神,虔诚辅匡。精雕细琢兮业精于勤;如有神助兮倍添道兼行。於戏中车,精益求精。

始慕庚子,竣工屹咤。骈崔嵬之高架,驰隧道而洞达。

台州百姓,福至心灵。喜逐颜开,歌舞昇平。群仙相闻,亦来问津。东海龙王,携九子以临观;天台众神,步飞云而同欢。

椒江锦鳞欲乘车,雁荡玉女思驾鸾。聚六合之灵气兮,

台州兴旺,招八方之商客兮台州熙攘。於戏台州,蒸蒸日上。

## 注释:

[1]指括苍山脉,地处台州

西面,系浙东南第一高峰。

[2]台州历史悠久,5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生息繁衍。

[3]汉初,先后有东海王、东越王被封于台州。

[4]出自唐·柳宗元《马退山茅亭记》:“天台为仙境,为佛地,无怪钟灵毓秀,甲於他邑。”

[5]文言叹词,表示赞美。

[6]三国吴少帝太平二年,分会稽郡东部置临海郡,是为台州建郡之始。

[7]出自唐·杜甫《秋兴·蓬莱宫阙对南山》:“西望瑶池降玉母,东来紫气满函关。”

[8]“正心正道,善为善成”乃是中国中车核心价值观和企业精神。

[9]石大将军是台州地方神话传说中的天神,庇护台州黄岩蜜橘,使之免受“鸟猪”之害。

## 性情中人

## 我用热情焙青茶

○王珍

没茶喝的日子,对我来说是很危险的。这绝非危言耸听,因为曾经有一次,我差点儿没喝农药。

某天,汽车被堵在一条尘埃飞扬的无名路边。边上有间孤楚、简陋的小卖部。我从打开的窗户里望进去,看见一张破旧的木头桌子上面摆着一些零乱、蒙尘的瓶子,其中一个瓶子上写有“茶王”两个字。我喜出望外,掏出钞票来说,来一瓶。

黑黑瘦瘦的小个子店家憨厚地说,10元钱一瓶。然后又略带些迟疑地缩回手说,这是农药哦,同行人故作惊讶地起哄:王珍你有什么事想不开?哦,你还没告诉我,你的钱放在哪里?

这是在云南普洱(原思茅

市)的一个郊外。那些日子,天天与茶为伴,眼到之处是一片片绿绿的茶树。可惜的是,我们一路奔波着参观新农村,走进村村寨寨,看着美丽的歌舞,喝着怎么也推让不掉的米酒,像阿佤人挥不去的热情,却很少能有机会坐下来喝一杯茶。

和茶在一起,却强烈地思念茶的味道!

每次看到茶园,我就会将一些大叶青茶放在上衣口袋里,那效果绝对强过望梅止渴。和我常常在杭州的茶园采摘的龙井茶青叶不同,云南的普洱茶很神奇,放在口袋里会变得越来越香,我就一厢情愿地认为,是我这个狂热的爱茶人在用一腔热情烘焙青茶。我常常于脏乱、烦躁的路途中,拿出这些半枯焦的茶叶来嗅

游线路无半毛钱关系。穿梭于古老的茶山、茶乡,呼吸着带着茶香的空气,抚摸着神秘、年代久远的茶树王,听着和茶有关的种种神奇传说,觉得茶树和人参、灵芝一样,都是天赐的神草。我对茶的喜爱度成倍飙升。我对从前坐在西湖边儿的茶馆里喝了几杯茶,就说喝了不少茶的自己有点鄙视。

在去云南之前,我就想着,到了普洱,我一定要生普、熟普,陈年八古的各种普洱畅饮。但凡被他知道有人要去那儿看古茶树、去拍摄、去采风,他一定自告奋勇做领路人。

有了这位熟门熟路的向导,我们去的地方都是未经开发的原始美山乡,和常规的旅

时间停顿下来好好喝杯茶;我们夜宿之地也基本上没什么餐馆茶楼之类的商业馆舍,最最要命的是我那次出门破天荒地没自带茶叶,我是怕多此一举受人嘲笑啊!所以,能怪我想茶疯了吗?

没茶喝,活着有意思吗?不如喝点农药了结了呢,这表明我对茶的爱忠贞不渝,你们懂吗?为了茶,我什么都愿意,你们还有意见吗?

不管我怎样地自嘲、怎样地表白我對茶的满腔热爱,我还是被大家笑话、调侃了一路。不过,这倒像是喝了一杯茶,为烦躁的旅途解了些许的乏。我那时在想,如果我能够就地化成一株茶树,真的就当场壮烈牺牲了也是无怨无悔的。这就是爱吧!

## 门趣

○沈志荣

行政大楼有9层。第9层是厂办。出了电梯间,迎面便是一扇落地式大玻璃门,挺漂亮。

去年台风时节,一夜叮咚直响,门上的玻璃全砸了。打扫后,只剩下扇空门框。从此后,办公室的人就径直从门框中跨进跨出,很方便。

这天,装修工来配上了新玻璃。他忙乎完,下班时间早过了,就工具袋一拎“开路”了。

第二天早上,“四眼干事”头一个上班。他熟门熟路地直朝门上闯,“砰”一声响,被撞个头破血流。闻声而来者匆匆地送他去了医务室。

半小时后,资料员来送材料,厚厚一大摞,捧在怀里像小山堆。偏偏,他倒是知道门上新配了玻璃,但却

不知刚才已发生的惨祸。因一时腾不出手来推门,他就颤起屁股去顶门。这一顶,屁股坐进了玻璃窟窿里,“咚”地跌了个手脚朝天,碎玻璃扎破了他的皮夹克和牛仔裤。人们又匆匆地送他去了医务室。

这消息像长翅膀似的飞遍了全厂的角角落落。大家听了都笑,觉得挺有趣。有的说:“四只眼反似没有眼,像是画着的。”有的说:“资料员眼睛长在屁股上就好了。”也有的说:“装修工吃饱了撑的,得扣奖金。”

行政大楼有9层。第9层是厂办。出了电梯间,就是一扇大门框。从此没人再提装玻璃的事。办公室里的人还是从门框中跨进跨出,习惯了。